

关注

建筑在时间河流上的展览馆

——浅说“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十年

□欧阳逸冰

国家话剧院在2015年开办的“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以下简称“邀请展”),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届,演出了普通剧场话剧和小剧场话剧共240多部。十年来,邀请展已经构成了中国当代话剧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新时代话剧发展的“物化”显现。这是中国话剧人十年的生聚、十年的奔赴、十年的足迹、十年的寻求、十年的心血。当史家尚未将这话剧十年史落墨于纸的时候,邀请展用实践的热忱已经活生生地“写”出了这十年前行的跃动和历程。

十年持续的耕耘,收获着十年的创造。缺憾难免,但是,那用心智、血汗和珍贵的灵感搏取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

追踪时代,虔诚地捧出当代话剧艺术的鲜灵形象

十年来的邀请展,首先显示了中国话剧人对当代生活的热情关注。这正是中国话剧百多年来优良的历史传统,那就是拥抱时代、拥抱生活。

话剧《谷文昌》(第三届参展剧目)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70年前,但却与这个戏剧故事发生70年后的观众产生了心心相印的关联:这位县委书记,身处福建前沿,具有新时代阔达的胸襟、诚挚的情感,真心关怀在海峡彼岸的同乡兄弟和他们留在此岸的亲人家属。最令人注意的是,主创自觉地多方位刻画这位主人公真实的内心世界和丰富的情感世界,把他面对乡亲的“热”、面对合作搭档的“真”、面对被抓壮丁及其家人的“诚”、面对知心妻子的“顺”和面对乡土的“爱”有机融为一体,塑造出一个胸怀广阔、真实可信,具有很强亲和力的共产党人形象。

可喜的是,更多剧目的题材、故事发生的时间非常切近当下,甚至是与观众的实际生活同步平行的。

譬如,实干真干巧干的村委会主任毛丰美,让大梨树村成为5A景区的《干字碑》(第五届参展剧目);讲述一个普通军医用自己的生命将“责任”二字解读为天地大义的《麻醉师》(第三届参展剧目);三位可爱的老人在垂暮之年与命运角力,愈加努力追求生命美好向往的《民生巷11号》(第一届参展剧目);细心琢磨现实与魔幻的交接、真实与传奇的交互、死亡与新生的交替,令人情不自禁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统筹思考的《老大》(第一届参展剧目);惊叹在强军的历史任务中,辉映出军人的铁血之魂、忠贞之心、崇高之爱的《兵者·国之大事》(第三届参展剧目);表现改革开放初期,青岛市大院居民渴求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烟火人间》(第十届参展剧目),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探寻时代前进的足迹,采撷细节、锤炼细节、雕琢细节,让细节刻画人物,让细节点化历史,正是主创为这出戏找到的“有意义的形式”。

以天通苑居民区为背景,表现北京当代风情的话剧《喜相逢》(第七届参展剧目)所呈现的是当代北京人,大气地直面生活的艰难,大度地携手新老朋友共进,大方地赋予和探求真爱。这个“当代北京”的题材决定了全剧采用的是现代叙述手段,那就是大胆地跳跃“过程”,着力于在戏剧行动中揭示人物心灵深处的奇妙的多向运动。主创采用的是多人多事、多点多线的结构方式,其统一性不表现在贯穿事件和贯穿人物上,而在于鲜明的立意巧妙地表现——北京的悠久与新生,在当代坐标点上的“喜相逢”。

回顾昨天,和当代观众一起点亮前行的火种

十年邀请展再次显示,话剧作家、艺术家对近现代题材同样非常关注,它是当代生活的“昨天”,与今天密不可分。用今天去透视昨天,你会惊奇地发现,昨天的可敬之处是那么难得,我们依然在受惠于它。

《西迁》(第九届参展剧目)令人惊叹和思辨的是,这支大学畜牧场西迁的队伍,原本是来自不同的生活角落、社会阶层与职业群落,具有不同的信仰观念与不同的性格品行……在面对面日寇血淋淋的追逼和绞杀,被迫逃难而又投奔无路的艰难境遇中,他们只能也必须拉起手来,越是危急险恶,就越是相依为命,犹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在惊涛骇浪中为生存而苦苦搏斗。剧作显示出,点燃起希望之火的人们,是一往无前的。

《成兆才》(第三届参展剧目)的主人公是评剧的创始人,一生竟然创作了102部评剧。成兆才从草根丑角成为评剧“戏圣”,全凭他对充满艰难苦恨的生活敏锐独特的解悟,全凭他对观众内心情感的准确把握,以及对评剧艺术与观众审美需求的适应、平衡与协调。这既是话剧对地方戏曲艺术的致敬,又是对戏剧艺术创作真谛的探求。仅凭他那部演了百年之久的《杨三姐告状》,就足以称得上“成兆才”三个字的分量。

《北上》(第十届参展剧目)全剧都是漂流在古今大运河的波浪之上。小波罗随口应了一句:“远和近只在一瞬间。”就在这一瞬间,机缘巧合、造化所为,一百多年后的那星池一张,竟然与一百多年前的先人常常来等,拍了一张“旷世大合影”。这里蕴含着多少文化的深意?更令人玩味的,是谢平遥为活着的香姑娘建了衣冠冢,“质本洁来还洁去”,以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让



话剧《三湾,那一夜》剧照



话剧《谷文昌》剧照
谢天一摄



话剧《烟火人间》剧照

历史的回顾因此而芳香。

《天算》(第八届参展剧目)主人公鲁宗舜(又名白凤岐)犹如一块六棱镜,他是发妻白珍珠的丈夫,是新娘子辍之的“新郎官”白先生,是地下交通员二顺子的上级,是日本法西斯军官官井隆一眼中的杀贼者,是北市场百姓仰慕的白大贤人……如此这般,使主人公与周围人物建立了多重多向的戏剧性关系,让全剧结构严谨、悬念强烈、戏剧行动鲜明,使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丰富、复杂,动静交替的变化极富节奏感。

选择古代题材的两个剧目《伏生》(第一届参展剧目)和《兰陵王》(第四届参展剧目)都具有鲜明的经典性和寓言性,都在直面着人与人性、人与历史、人与文化之间探究不尽的永恒课题,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深邃的哲理性。这两部戏都在追求当代性表达,“以恰当完满的艺术形式表现出历史的深刻性”(引自《论文学的“当代性”》)。

舞台之上,亦是话剧艺术探索与突破的竞技场

邀请展对剧目筛选的过程就是发现优秀、鉴别高低、鼓励突破、支持探索的过程。

《三湾,那一夜》(第五届参展剧目)被称为“主旋律戏剧的典范”。它的成功验证了一个常识:无论创作什么题材的戏剧,都必须理解并遵守戏剧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即用戏剧思维去熔炼素材、构建全局,并在戏剧行动中雕塑人物。

剧作家在精准、透彻地理解“三湾改编”这一里程碑事件深刻历史意义之后,用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把丰厚的蕴涵浓缩进一个动荡不定的夜晚、一次危机四伏的会议、一场前史逃出的争论、一部后果游移未定的故事、一伙“逃兵”在排长带领下再次“逃出”禁闭的事件中……连续发生的戏剧行动在三个空间(会场、交谈所在地、大秋家)轮回跳跃。尤其是在协和和杂费铺召开的第一师前委会议,与雷排长在黎明时暗的去向遥相呼应,互为悬念、交错激发危机……

“人因为思想而伟大”(见《帕斯卡尔的思想哲学》),作品同样如此。当前委书记毛泽东在黑暗中喊出“雷排长,你跑得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宣布了,支部必须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必须成立,官兵必须平等。这才是开天辟地的人民自己的军队。

在谈论《北京法源寺》(第三届参展剧目)之前,我想先引用明末清初戏曲家黄周星的一句话:“凡属有情,如圣贤、豪杰之人,无非趣人;忠、孝、廉、节之事,无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曲。”这里的“趣”是幽默,是睿智,是通达,是敏锐,是乐观高于调侃,是庄严融入诙谐,是悲愤浸透冷嘲,是深邃现于幽默——

当康有为把滑石粉泼在袁世凯的脸上并说“你是袁大头,是一块钱”的时候,这仅仅是在说“货币”吗?当谭嗣同深夜匆匆去会见袁世凯,鼓动其率兵“围园劫后”时,他划出自己的血,那是誓言:“我想在这暗夜,把自己的身体做柴,燃起大清的熊熊烈火。”袁世凯借用谭嗣同的手和匕首也划出了自己的血,那是恐惧:“被荒谬的命运大棒摔上了一辆呼啸着的疯狂冲向黑暗的列车。”

剧中人用独特的、个性鲜明的方式淋漓尽致地表现、评说、隐喻那段追求改良之行。然而,诡谲处处,恶果连连,颓废无解。可叹,可悲,真乃“天公不语对枯棋”。直至结尾,法源寺的功德簿上留下

了一位给岳父杨昌济守了一宿灵的“小施主”的姓名:“毛润之”。这是历史在至暗时刻对我们颇富希望意味的一笑,也是一种幽默表达的深邃。

《家客》(第四届参展剧目)在邀请展的出现,标志着该剧的大胆创新获得了当代话剧界广泛的认同。真正使《家客》不同凡响的,正是它的整体构思。

剧中前三幕相互映照,形成了神奇的镜中镜的多维度时空。仿佛是在用造化的目光,把这三个人的命运故事切割成三面镜子中的多个闪光的小镜面(三个莫桑晚、两个马时途、两个夏满天相对映),每一个小镜面都含着另外镜面的情境,直至无穷……这样,它们就给观众(或读者)的想象以近乎无限的可能。“正是这种模糊给艺术想象带来最宝贵的自由翱翔的翅膀”,使这出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话剧变得杰出来了。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在十届邀请展中,还演出了著名作家曹禺、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如《雷雨》《茶馆》;以及早已闻名于世的优秀作品,譬如《白鹿原》《李白》《天下第一楼》《父亲》《立秋》《徽商传奇》《柳青》《陈奂生的吃饭问题》《阮玲玉》《四世同堂》等,均是邀请展的华彩。还有其他不少颇具光彩的好作品,确实因篇幅限制,只能忍痛“挂一漏万”了。

邀请展作为新事物,其本身就具有“先天”优良品性:

其一在于它的原创性,这是邀请展的核心,是发展戏剧艺术的正道。原创是根本,是戏剧艺术发展的关键所在,学习经典、吸收或借鉴文学及姐妹艺术的营养,是为了积蓄和磨砺戏剧艺术的原创力,强化内生发展活力,使之源源不断、滔滔不绝。

其二是开放性。邀请展面向全国,全国的话剧艺术大军都是它的生力军,使其拥有广泛的基础,源远流长,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

其三是群众性,这关乎话剧市场的根本。邀请展在重视文化建设的北京举办,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戏剧事业发展的,依托这份坚实的助力与支撑,就更有利于邀请展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的戏剧节日。

为了更好地坚守和发展,我们似乎还应该做得更好——

一是,站在话剧艺术未来可能达到的新高度的视角,充分积累今日特色各异、丰富多彩的成就,也要清醒看到作品具有的普遍性不足。邀请展的主办方、组织者应该介入每一部参展剧目的研讨会,采集有价值、有意义、有见地的批评,并记录、整理成为非常珍贵的文字图片资料,使其成为理论研究、话剧史编著、戏剧批评的第一手材料。

二是,为邀请展注入学术性。可联合话剧研究单位、高校戏剧艺术学院、戏剧创作评论杂志以及相关文化部门等,为院团提供最新的戏剧实践信息,也获得他们多方面的支持,让所有参演院团和各方及时了解邀请展的新水平、新成就、新问题。

三是,在有关方面的协助下,定期为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目组织轻松活泼的微型交流会、见面会、戏剧讲堂等多方面的场外活动,于点滴处传播戏剧文化。

总之,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是国家话剧院和所有话剧院团温馨美好的共同家园,是建筑在时间河流上的话剧展览馆,是当代话剧艺术在继承、突破、创新等赛道上召开的年度运动会。希望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未来能愈加生机勃勃,蔚为大观。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面对面

1993年,根据鲁迅小说《阿Q正传》改编的曲剧《阿Q梦》,由河南省曲剧团(现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搬上舞台。这部以跳进跳出、一人分饰多角的手法,大胆诠释小说中阿Q“无人共鸣”的孤独与内心挣扎扭曲的精神困境的独角戏,将文学经典进行了创造性转换,激发了观众共鸣,一举成为该剧种的保留剧目,被一代代青年演员接续传承,并由此开启了一位剧作家用作品与鲁迅先生对话的漫长时光。“从这个小戏开始,我想让鲁迅先生和他笔下的人物穿越百年,走近当代观众。”剧作家陈涌泉说。

近日,在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之际,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回响——鲁迅题材戏曲作品集》(以下简称《回响》),汇集了由剧作家陈涌泉历时30余载创作的4部鲁迅题材代表性戏曲剧本《阿Q梦》《阿Q与孔乙己》《风雨故园》《鲁镇》,以作者多年来追寻、传承鲁迅精神的创作足迹,传达对鲁迅先生的纪念、致敬,以及一位剧作家对戏剧创作的虔诚与热爱。

谈及为何执着于鲁迅题材,陈涌泉坦言,他也曾是一名时代的“逆行者”。20世纪90年代初,正值戏曲低谷时期,作为一名普通大学中文系学生,他却选择“逆流而上”,主动请缨进剧团写戏。这个“不合时宜”的选择,源于他对戏曲的热爱与执念,而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也让他得以完成了一位剧作家的独特使命:“通过戏剧的直观性与现场感,实现与鲁迅先生跨越时空的对话,成为先生的‘呐喊’与时代共振发出的时代回响。”

30余载光阴荏苒,改编鲁迅作品,对话鲁迅,塑造鲁迅、弘扬鲁迅精神已成为贯穿陈涌泉创作生涯的一条主线。然而,将那些冷峻而炽热的文字转换成舞台上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用深邃的思想激发观众灵魂深处的共鸣,一开始却并不容易。

陈涌泉说起一件令他感慨的往事。1995年,《阿Q梦》取得成功,他又根据鲁迅作品中两个极具特色的文学形象,创作了剧本《阿Q与孔乙己》。谁承想,作品历经艰难终于盼到排演时,剧团不仅拿不出一分钱稿费,还要求他去社会上拉赞助,否则,就要他自费800元印节目单。作为一名出生在农村、大学毕业就直插进剧团,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背景、一心只知创作的年轻人,为了能让让自己辛苦写出的戏如期与观众见面,拉不来赞助的他只得四处借钱印制节目单,又一个人背着重重的一捆,挤车送到演出地——新乡。演出那晚,观众掌声如潮,他坐在台下,心中却五味杂陈:“观众谁会想到,戏终于成功上演了,写戏的人却饱受磨难,还为此背负债务,生活将变得更加拮据……”

如今忆及那段辛酸往事,他更愿意相信,那是命运为他安排的创作必修课。正是这些磨砺,让他学会了坚忍执着,让他的作品更具厚度与力度,也孕育出后续更多与鲁迅先生“对话”的系列成果。与此同时,他也更加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编创,就不能畏惧创作的曲折与艰辛,要用心、用情、用力,甚至流血、流汗、流泪,方能写出不负时代、让观众喜爱的佳作。

“一路走来,戏剧给我带来很多感动,也让我赢得了千千万万的观众。”从《阿Q梦》笔触青涩的初次尝试,到《阿Q与孔乙己》中的探索突破、《风雨故园》中的深刻揭示与《鲁镇》中的群像塑造,从“再回首”“再反思”到“再启蒙”,每次创作,都成为了剧作家与文学、与戏剧的深度对话和打破陈规、樊篱的“再启程”“再攀登”。

在那个很多人认为“青年人不喜欢戏曲”的年代,《阿Q与孔乙己》却能在大学校园演一校“火”一校,让许多从未进过剧场的大学生与戏曲“一见钟情”;《风雨故园》除了豫剧版,还被鲁迅先生家乡绍兴越剧团移植上演,其中核心唱段“小蝈蝈”被无数戏迷传唱,实现了作品的代际传承;《鲁镇》甫一上演就引得网友竞相仿唱,并被北京电影学院师生改编成话剧在校园演出;《阿Q梦》不仅在各种晚会上频频上演,更被各剧种青年演员学习演唱……

回顾这些作品的成功,陈涌泉认为,除了鲁迅经典的感召力外,还在于剧作家始终付出真挚的情感,心中始终秉持着“为观众写戏、为观众喜爱的戏”的创作理念。陈涌泉不由想起了当年《阿Q与孔乙己》迟迟不能上演的原因——剧团怕“没有观众”。《阿Q与孔乙己》的成功,让戏剧创作的观众问题,即“谁是戏曲的观众、戏曲为谁而创作”这一问题成为新的命题。对此,陈涌泉认为,鲁迅先生早在1934年《答(管)周刊编者信》中就给出了答案:“我想,普遍、永久、完整,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

谈及当下戏剧演出市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陈涌泉认为,剧团应首先找准自身定位,比如省直剧团,一边固然要注重“下基层”,一边更要以探索精神、创新剧目开拓新的演出市场,以“长效之计”赢得新的发展空间,从而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今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戏剧如何振兴”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身为编剧,陈涌泉认为,创作者首先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提高作品创作质量,大胆探索不同内容、风格、手法,努力让“写自己想写”与“写观众想看”的理想相重合。

2005年,由陈涌泉历时3年,数易其稿完

「写自己想写,写观众爱看的戏」

□本报记者 路斐斐
——访剧作家陈涌泉



《回响——鲁迅题材戏曲作品集》,陈涌泉著,作家出版社,2026年1月

成的豫剧《风雨故园》由河南省豫剧三团成功首演。从《阿Q与孔乙己》到《风雨故园》,陈涌泉用了整整10年。10年间,他常问自己:“面对‘越来越物质、越来越浮华’的舞台,作为剧作家,我们是否缺乏了突破的勇气?是否丧失了思想的能力?”对此,他的思考是——戏曲这一传统的民族艺术,要想在多元文化的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有所作为、赢得观众的喜爱,创作者就必须有所追求、有所突破,用优秀的作品告诉观众:“戏曲不是花瓶,它有自己的思想;戏曲也不是传声筒,它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下,《风雨故园》的创作更力求追求文化底蕴、文学品位与现代理念的更新,力图打破创作中的某些既定模式,让笔下的人物更有血有肉,用作品折射时代巨变与思想进步,也以此推动并证明着,戏剧创作的环境正努力向一个与时代变革更加契合、更有益于激发优秀创作的方向发展——这既是戏剧工作者的期待,也是所有戏剧观众的期待。

“如今,戏剧的发展环境越来越好了,我对戏剧的热爱也在岁月的磨砺下更加深沉了。”陈涌泉说。从案头到场上,戏剧于他,已不仅是一种职业,更像一种人生信仰与生命寄托。“每当坐在剧场里,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看到他们为戏动容的情景,我便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更为所从事的戏剧工作而深感自豪。”

2021年,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由张曼君执导、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鲁镇》成功首演。在陈涌泉看来,这部脱胎于《祝福》《狂人日记》等多部鲁迅经典作品的河南曲剧,将鲁迅不同小说中的人物融入同一部戏里产生“化学反应”,实现了文学性与戏曲性、传统戏曲与现代审美的高度融合。作品通过新开拓、新突破、新创造,探索新意义,实现了对原著精神新的延伸与发展,在“更好地回应当代观众审美期待”的同时,亦实现了由传承经典到再攀高峰的跨越。

2022年,《鲁镇》摘得第17届文华奖·文华编创奖;时隔3年,该剧又在第14届中国艺术节上再次获奖,成为河南曲剧史上首部获文华剧目的作品。从“为观众写戏”,到“写观众喜爱的戏”,对戏剧理想的执着追求,既成为了陈涌泉戏剧创作的最大动力,也成就了舞台和观众给予他的最高肯定。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26年,在《回响》出版之际,陈涌泉想特别感谢鲁迅先生及其后人。他说,鲁迅先生和他的经典,是这些戏曲创作的灵感之源;而鲁迅后人的鼎力支持,则让改编作品得以顺利排演。“几十年过去了,周海婴先生和他的长子周令飞先生对我不遗余力的帮助与支持,依然清晰如昨。我将铭记这份情谊,用不懈的创作,做好鲁迅精神的传播者。同时也希望,这些因文学而起、为戏曲而生的作品,未来也能收获更多读者的喜爱,吸引他们成为戏曲的观众,走进剧场,在一段段无与伦比的审美旅程中,观赏中国戏曲的姹紫嫣红。”